

## 台灣媒體的彌留與再生\*

陳國明\*\*

這次台灣總統的大選，碰巧是本人在傳播學領域教書生涯的第二次年假，於是決定抓住這個難逢的大好機會，在美國待了近 23 年之後，選擇回到故鄉這個美麗之島，利用教書研究之餘，親身感受台灣選舉期間的社會脈動，特別是對媒體在大選前後所扮演的角色，做一番觀察與省思。九個月來，雖然身居所謂的台灣後山（指花蓮），但時常前往台北，親染首都的氣息。投票的週末，特別回到屏東老家，拜訪幾個投票所，和親戚故友敘舊與闊論選舉之事。也造訪台南一群友人，飲酒高談有關選舉與政局相關之務。整理了多月來到感受，真是憂喜參半，對台灣前途的發展，樂觀中夾雜著些許不安的情愫。

台灣民眾對選舉之熱中與投入，可說是舉世無雙；社會之高度動態性，也是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倫比。對選舉之熱中，明顯地表現在投票率高到叫人質疑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否已經達到了穩定的階段；社會的高度動態性，從選舉前後游走在理性與暴力交接之灰色地帶的造勢、抗爭等社會群眾運動，可看出端倪。這種介於青澀與成熟之間的社會發展現象，也十足地映照在台灣媒體的運作之上。本文就針對這個方向，從一個傳播學者的角度，來抒發個人對媒體在選舉期間所扮演的角色，做一個觀察與省思，並進一步提出一些個人的建言。

---

\* 成文過程，承蒙毛榮富、李明軒、周典芳、鍾振昇、與魏健峰等教授，提供意見。特此感謝。

\*\* 羅德島大學(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傳播系教授，目前為慈濟大學傳播系客座教授。E-mail: gch9884u@postoffice.uri.edu

一提到媒體，台灣的民眾在腦海裡首先浮起的相對影像，以「亂象」或「亂源」兩字可能最具代表性。換句話說，對「媒體亂象」的認知，似乎已經成為國人的共識。就是媒體從業人員，不是默認，有時也會公開以此自我批判一番。何以媒體變得像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呢？從總統大選前後媒體報導之讓人眼花撩亂的表現，似乎不難找到答案。雖然台灣的民主制度尚未完成成熟，媒體也可說是仍然處於成長的青春期，在新聞專業與倫理方面，處處表現出激進躁動與粗糙淺薄的作風，於此一方面仍須加以鼓勵愛護與善意監督，但同時也不得不給予必要的檢討與譴責。

## 壹、台灣媒體三大迷

就我的觀察，台灣媒體的亂象，主要可歸納為三迷：思考的迷亂、數字的迷信、以及科技的迷思。

### 一、思考的迷亂

媒體人思考的迷亂或錯亂，恐怕是媒體亂象產生的根源。媒體人思考的迷亂，主要起因於專業訓練的不足以及道德觀念與勇氣的淪喪。

先談專業訓練不足。台灣自從戒嚴時期結束，報禁解除，加上有線電視媒體的開放之後，對媒體從業人員，尤其是記者的需求量大為增加。求才孔急的結果是，一方面大專院校的新聞傳播學門，量造不少有頭無腦、缺乏邏輯思辯能力的傳播界技工；另一方面，因為學院量造的數目，一時仍然不敷使用，於是只好僱用相關或無相關科系的畢業生。結果合起來的傳播智力是一加一不到一點五的慘劇。專業的知識與技術訓練斜坡化，整個媒體素質跟著往山谷滑落。這種媒體人

素質低落，使人懷疑用來解釋閱聽人的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理論，是否反過來成了媒體從業人員的寫照。

Noelle-Neumann 的沉默螺旋理論，本是用來解釋閱聽人因孤獨的壓力，產生西瓜偎大邊或跟著多數意見走的現象。新聞從業人員似乎也患了類似的症狀，因專業訓練不足，缺乏自我與主見，縱有主見也不敢表現出來，因此產生雪崩現象，只要同業競相往東，自己也往東倒。衝衝衝，結果報導一片羶色腥，誇大社會現象，甚至集體製造輿論，或為特定政黨或政見作佞。

專業不足的另一個後遺症，表現在電視新聞主播的明星化。男主播力求英俊瀟灑，女主播務必臉蛋漂亮，身材姣好，婀娜多姿。本人在此並無對個人長相歧視之意，認為美人無腦，而是試著批判台灣媒體界，不以專業與新聞權威製造取向，而以外表取人，或是以美貌掩藏專業不足的怪現象。

再來，台灣媒體業道德觀念與勇氣的淪喪，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倫理道德能力的淪喪，意味著失去了對好壞、對錯、美醜、該不該為等人類社會基本價值的判斷力。學院並非沒有給學生媒體道德的訓練，只是進入社會的大染缸之後，一個一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淪落，使得媒體業變成一塊藏污納垢之所，除了貞潔、中庸、正義、品德、合理之外，什麼都有。於是包括新聞戲劇綜藝化、新聞操弄、議題設定與炒作等問題層出不窮。這些問題在選舉期間，更是變本加厲，如星火燎原。

新聞戲劇綜藝化，除了平常請人或記者自導重建新聞事件羶色腥之現場，誤導閱聽人信以為真之外，選舉前後期間，對造勢場合角度的取捨，抗爭與暴動場面的聚焦和特殊處理，以及槍擊事件巨細靡遺的報導，加上主播抑揚頓挫的語言，真是琳琅滿目，叫人看了觸目驚心，啞口無言。

新聞受到操弄的程度也是離譜。大選前一連串的上流社會與非常光碟等事件的報導，說媒體操作此等事件也罷，其實更是媒體受到事

件或新聞生產者的操弄，欲罷不能。選舉期間或之後，媒體受到政治人物的操弄尤其明顯。例如，一再重現政治人物毫無理性與煽動過激之言詞，或議員在市與國家議會殿堂內抓狂賣瘋與小丑下流之間政行為，讓人懷疑媒體的良知與良心那裡去了。至於因置入行銷或淪為特定意識形態的喉舌而失去了媒體應有的公正性，也就見怪不怪了。

最後，媒體對議題的有心設定與炒作，在這次大選過程也顯露無疑。陳由豪事件，總統夫人炒股票漏稅，兩顆子彈的論述，沈富雄的愛台說，到總統七日流產政變論的議題刻意設定與炒作，紮紮實實綁架了閱聽人的視聽感官與思想。凌虐閱聽人身心的這個過程，台灣社會竟冒出一群以節目主持人、資深媒體人、專家學者、政客、與 call-in 觀聽眾所組成的伶牙利齒之徒，團團把閱聽人堵在難以招架的缺氧角落，等待宰割。這群媒體新興精英份子，上窮碧落下黃泉，天文地理無所不通，獨家消息源源而來，可為聖人與百姓師，可呼風喚雨，可鐵口直斷，可歌可泣。媒體儼如無冕皇后，自我黃袍加身，成為一國之尊，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難怪當一位同事說出「美國是一個律師誤國的國度，台灣是一個媒體治國的國家」時，我一點也不覺得他的議論詭異難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才聽聞，台灣媒體因為欠缺像西方的資深媒體人，而得了癌症。沒料到總統大選一到，黃皮膚的資深媒體人，竟然成群結隊地在眼前出現，不禁為台灣媒體的一夕得救，感到無比的迷惑。

## 二、數字的迷信

對數字的信仰，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特徵。不過比較起來，華人對數字的執迷，恐非其他民族所能抗衡。這個文化特徵，十足地表現在台灣的媒體生態。首先是對收視率的膜拜，其實舉世沒有媒體，不重視收視率的。但是獲取收視率的手段，卻各個有別，但以台灣最絕。上述的種種，不外乎是爭奪收視率的方法，唯以數字做為手段，來衝

高收視率數字的方法，在台灣大選期間，真是運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首先是選前民調的登峰造極之境。各個媒體與政黨，無不熱中於民調，來滿足自己的預測欲。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是，同一個事件，同一群投票樣本母體，同一個台灣這個小地方，為何在同一時間民調的結果，可以差距到十幾個百分點？每一個媒體或政黨，不都是由專業訓練過的研究人員或機構，來進行民調的嗎？專家的研究結果，應該不會差別太離譜吧。但為何偏偏確是那麼離譜，而且似乎每家投票十天前各次的民調結果，都有它自己的一致性 (consistency)。毛病出在那裡？連我這個已經教了十幾年傳播研究方法的學究，都不得不承認自己看傻了眼。不少學者認為是取樣過程出了問題，不會吧。一次出問題，第二次該可修正吧。那麼癥結出在那裡？何況杜威與杜魯門競選時，民調糗事的殷鑒，已照明了近半世紀，類似烏龍事件總不該再發生吧。莫非媒體別有用心，刻意製造悅人悅己的數字？實在不敢再繼續想下去。

就連號稱天下最準確的出口民調，投票前也風光得不可一世。結果卻是灰頭土臉，害得電視台花了好大的功夫，多日後才弄出幾十頁的解說。然後再隔幾個星期，卻又爆料說，其實投票結束後出口民調的結果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因為擔心修正原先結果，會遭到質疑，因此決定承擔預測錯誤的風險等等，誇張得妙不可言。總之，多虧投票前一天的兩個子彈，不只救了總統當選人，也使媒體不必因數字遊戲而跌入地獄受罪。看來子彈真的可以傷人，也可以救人。

其次是灌票的奇蹟。敝人孤陋寡聞，生平首次聽到這個名詞。這種神乎奇技的功夫，台灣媒體可是已經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很明顯地，中選會報票要準，速度必然緩慢。為了搶先機以拉拔收視率，各媒體不得不另起爐灶，自己創造出一套快但不準的變票與報票法，結果數字果然會說話，有的票數領先得太離譜了，有的竟然灌爆了。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媒體的這些神奇事蹟，必能遺臭多年。我們不

知媒體的民調與灌票的偏頗，對選舉後，尤其是藍營選民心情敗壞的影響有多深，與對社會的動盪有無加火添炭之嫌，但是知道灌票的意義與運作之後，我真希望家裡沒有電視機，甚至還產生了早點飛離美麗島的衝動。

至於媒體讓立委堂堂皇皇，眾目睽睽之下，像占卜師朗朗自語，細數著甲等於多少，乙等於多少，丙等於多少；然後甲加上乙，乙減掉丙，丙加上甲，或甲乙丙互加或互減之後，龜甲的裂痕馬上清晰地映照出那位候選人中了特獎之奇淫巧技的表演，就用不著在此浪費筆墨了。

### 三、科技的迷思

科技幾十年來的突飛猛進，影響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媒體本來就是科技產物，因此媒體事業對科技如同對母體的依戀，乃是無可厚非之事。唯台灣新聞科技化的進展，快速得令人咋舌，對我可說是一個難以忘記的嶄新經驗。媒體新設備的添購自屬須要，新聞製作的變化翻新值得鼓勵，消息展現的形式適度包裝也可接受，這些功夫都是媒體業趕上時代潮流與生存競爭所必備。

但是以科技為手段，在螢幕或版面上耍花招，鬥奇巧，倒非值得鼓勵之事。以電視報導為例，電視螢幕已經變得與電腦螢幕沒有什麼差別。且看好好的一個螢幕，一下子變成好幾個視窗，動畫、圖卡、配圖、新聞標題、電視台標誌、加上下上游動，右左橫走的跑馬字幕，以及主持人飛舞的雙手和偶爾對輔助說明器材的指指點點，果然是琳琅滿目，氣象萬千，令人目不暇給，看了上下氣無法銜接。

西方媒體如 CNN 雖然偶而也可看到螢幕多窗口的使用，但比起台灣媒體，卻是小巫見大巫。自忖台灣當今的新聞節目主要的對象，可能是鎖定與電動玩具合一的新生一代。對我們這些眼掛老花眼鏡，頭腦反應日趨遲緩的中年以上的閱聽人，壓力實在很大，不知道該選

讀螢幕上同時出現的眾多訊息的那一個，也無法得知主持人到底希望我們取捨那條消息。嗚呼哀哉！

這種以科技眩惑與虐待閱聽人的現象，大選期間更是變本加厲。大家若還記得媒體轉播公投辯論會時，螢幕上辯論者口沫橫飛時，評審員與主持人同時出現指指點點，加上票投進來之數字的變換，與不同方向忽隱忽現的字幕，所交織而成的偉大畫面，大概不會不同意台灣媒體科技化已臻登峰造極之境吧。

## 貳、台灣媒體的再生

愛之深，責之切。滿紙苛刻言語，意在喚醒已入彌留狀態，但尚未死亡的台灣媒體的良心與靈魂。如前所述，台灣媒體發展的歷史尚短，年青力盛，衝撞碰觸，步入陷阱或險境，誠可理解與寬容。唯在媒體事業高速衝向懸崖之危險時刻，力謀及時踩住煞車，再往正軌繼續前進，乃是當務之急。如何使台灣媒體甦醒再生呢？個人認為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寄託於媒體的自律，二是寄託於閱聽人監督的他律。裡外夾攻，或可給台灣媒體帶來還魂的希望。

### 一、媒體自律

解鈴人仍是繫鈴人。媒體的還魂與再生，首先必須自己能夠有意識地覺醒才行。自律比由政府制定的法律，來得重要。由什麼「通信傳播基本法」或「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政府立法設限，容易有箝制新聞自由之虞；若由黨政軍掌控媒體，則更是下下策，提早終結媒體事業的貞操。媒體的自律，不外乎避免高舉「新聞自由」的大纛，行破壞新聞自由之實。包括避免對緋聞、八卦、謠言、抹黑等扒糞之隨意報導，迴避政商巨獸之蹂躪的勇氣，私利與公益的是非判斷力，以及維護社會正義與促進民主發展的決心等等，都是媒體自

律的基本訴求。也就是恪守與均衡媒體守望、決策、教育、以及娛樂的四項社會責任。媒體守望的功能，就是能夠提供正確的消息，以監視社會環境；決策的功能就是提供可靠的意見，協助閱聽人或社會成員適應社會環境；教育的功能意在經由資訊的分享，傳遞社會文化的遺產；娛樂的功能則指經由藝術性的表現，提昇閱聽人的心靈與精神。

可惜的是，如同俗語所說，醫人容易醫己難。自省與自律的功夫，可遇不可求。媒體業的高度競爭，爲了生存下去，以不合常理，踐踏新聞倫理，甚或違背人性的作風，但求收視率的情況，比比皆是。因此，更有效防止媒體死亡的方法，必須是來自閱聽人的監督。這種他律的方法，同時是迫使媒體加強自律的良好手段。

## 二、閱聽人的監督

培養閱聽人對媒體的監督能力，不外乎加強媒體素養教育。國內對此已逐漸有了共識，特別是經由大學的通識教育，灌輸與培養大學生的批判思考與解讀媒體新聞與產品的能力。諸如政治大學、慈濟大學、與世新大學等學校，都已要求學生必修或選修媒體素養課程。其中又以慈濟大學實行的最徹底，把媒體素養列爲通識教育必修課，所有的學生必須歷經這個課程的洗禮。不過，媒體素養屬所有閱聽人應該具備之基本能力，不應該等到大學才開始受教。應該從小學就啓動，甚至延伸到社會大眾。

媒體素養到底要裝備全民什麼批判能力呢？依我見，就是在於暴露媒體之前，適當與正確地賦予媒體傳遞之訊息意義的解釋觀點。這種能力具有四個面向。首先是認知面向，著重在知識層面對媒體解釋的能力；其次是情感面向，著重在心理層次如何解釋媒體的效果；再次是美學面向，著重在對媒體之藝術品質的感受；最後是道德面向，著重在對媒體之倫理問題的判斷。



仔細而言，媒體素養最起碼的功能，就是要能引導閱聽人，理解以下十項有關媒體之論述：

1. 媒體不僅反映，而且會建構事實。媒體對事實的建構，有時是經過精心設計與具有特殊的目的。
2. 媒體常受商業利用與意識形態的影響與操控。
3. 媒體有其獨特的美學意涵與形式，等待閱聽人挖掘。
4. 媒體會藉著製造人們對一個事件或觀念的興趣，提供可信或不可信的訊息。
5. 媒體常會塑造出一組議題，並使其不自覺地變成閱聽人討論的方向。
6. 媒體可能製造出一個推動社會改變的環境。
7. 媒體常經由人際間的消息，來強化其影響效果。
8. 媒體可能引發謠言，塑造不實的形象。
9. 媒體可能死抓不放某些要點，引導閱聽人建立不正確的印象。
10. 媒體可能促使閱聽人模仿報導內容的情節，導致不必要的後果。

除了閱聽人自己媒體素養的培育之外，爲了更有效地監督媒體，民主社會當鼓勵閱聽人籌組自發性的媒體監督組織。這類的組織要能建立公信力，超脫商業廣告力量與政府可能的操縱，以建立起有效的監督媒體，而非箝制新聞自由，誠非易事。最近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發起抽廣告抵制媒體的運動所產生的軒然大波，即是一例。但是在媒體完全自律之不可得的情況下，自發性的媒體監督組織的成立，不能不受到鼓舞。

## 參、結論

民主社會不能沒有媒體，有媒體就不能沒有新聞自由，有新聞自由就不能不建立媒體素養，來監督媒體的良知與靈魂，以保護閱聽人的權益與社會的安全。台灣社會具有高度動態性，民主政治的巨輪如火如荼地運轉著，數位化電視也將緊接而來，雖然媒體業問題叢生，但民主社會，必須依賴健全的媒體來推動。本文作者，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對總統大選期間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做了個人的觀察報告，雖然語多批判，建議或許也不見得恰得其份，但仍希望一本書生本色，盡烏鴉之責。若有不當之處，尚祈讀者與專家學者指教。

最後，在此呈上兩個附帶的觀察意見。第一，台灣因地緣、政治、與文化的特殊性，似乎也產生了具有特殊性的媒體生態。既存的傳播理論用來解釋台灣媒體的適當性，是否會受到挑戰，該是一項值得學者研究的題目。換句話說，若與其他社會的媒體生態有所差異，發展出一組能夠解釋台灣媒體特色的模式和理論，是否可能出現？第二，包括媒體業的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已不可能自絕於全球化潮流的衝擊。但觀察台灣的現況，發現對本土認同的激情，已造成了議題跨不出島內的局限，封閉自殘，缺乏國際視野。島國思想的狹隘性也顯現在媒體的運作上。這是值得深思的現象。